詩總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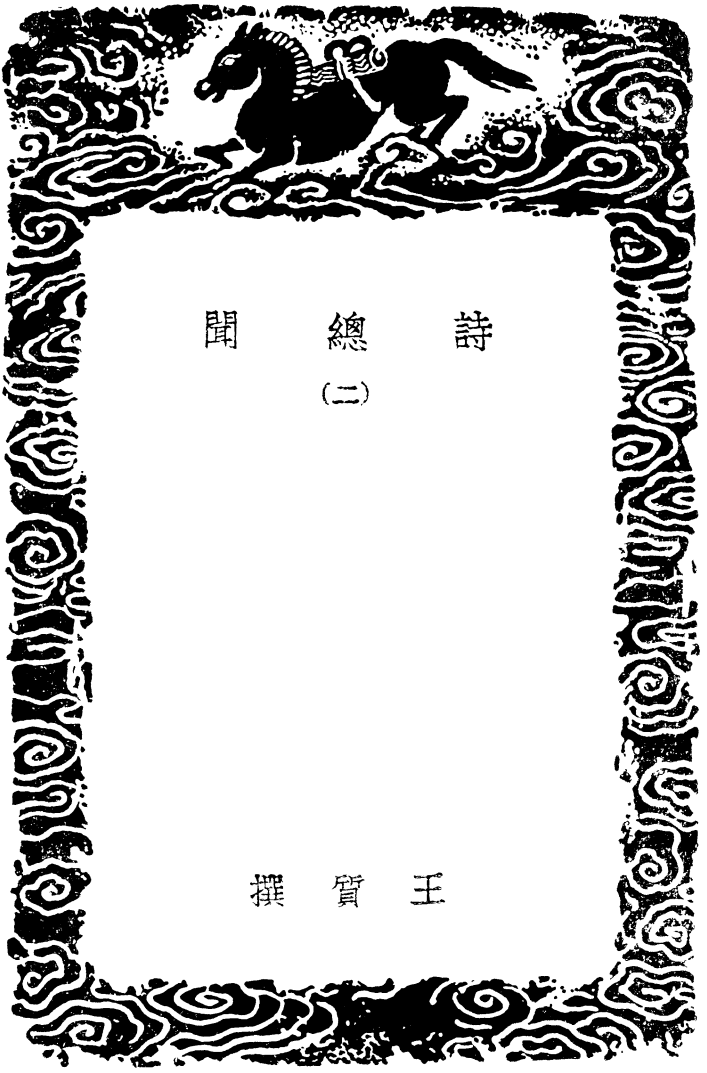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總聞

（二）

王質撰

詩總聞卷五

齊風

雞鳴三章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非雞鳴乃蠅聲。非東明乃月光。所以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雖曉尙以同夢爲美。俾趨朝者且歸。令人無多以我爾爲憎。予、斥己也。子、斥君也。言不使其歸。則二人皆受多憎也。此皆婦人之辭。

聞音曰明、謨郎切。惟皇矣其德克明。如今音。餘皆謨郎。故詩韻亦不可盡拘古而廢今也。夢、莫滕切。

總聞曰。不見賢妃警戒之意。孔氏以爲非雞實鳴。乃蠅之聲。夫人在君所。心常驚懼。故以蠅聲爲雞鳴。蓋謂驚懼之心亂其神。故雞蠅之聲亂其聽也。識者更詳。

還三章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肩、牡、狼、皆稱兩者。彼亦有之。此亦有之也。故上皆稱並驅。下皆言從兩。
閒音曰。還。句緣切。閒居賢切。茂莫口切。道、徒厚切。好、許厚切。
閒跡曰。猱山在齊地。當是如犬形。象山、豺山。皆取形似。
閒人曰。以子爲稱。以揖爲禮。似是士大夫。
閒事曰。並驅不必同行。東西相遇。亦曰並。並、言旁也。漢書、並音補曠切。
總聞曰。此中士常態。亦不必太夸。當是輕儇驕恣之人。非嘉士也。不若大叔于田。將叔毋狃。戒其傷女。此頗有愛主及物之情也。

著三章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君子與婦人成昏相肅之際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言其服。不言其人。似鄙其人也。或指服爲美。或指服爲惡。尚、飾也。言飾、卽不足于眞美。加飾以外美。故

知爲鄙辭也。

聞音曰著直居切。素孫租切。華芳無切。瑩于平切。英於良切。

總聞曰當是貴勢專事服飾稍虧禮文故女子有望辭三進而三見易服乎疑辭而鄙辭此女子必有識者也今東人下流相語皆以而殺聲玩易之意也

東方之日兮二章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日出謂寅卯間也東方月出謂十五六間也此男女竊合同邁之日時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此男子本誘婦人而來乃若無故而至者佯爲驚狀欲攜婦人而去乃若見迫不得已者佯爲窘狀此淫夫而又有狡數者也即就也發起也履踐也凡足所就所起之地皆履踐之俗謂一步踏一步也

東方未明二章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赴朝不厭早與趙盾所以卻鉏麑也況欲曉未曉當與久矣此必是醉亂之中偶有徹召之命而以非

時召臣。咎其君以逞狂駭。又罪其使至。以我折柳爲藩。故狂夫得越也。俗所謂放鴿者也。既挾持其吾。又挾持其將命之人。言以君召臣。非早則晚。不過在日未有在夜者也。君召有急。則非時致之。安論早夜。此臣當是忮腸凶德者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顚典因切。令、離呈切。圃、摶固切。瞿、其具切。夜、羊茹切。莫、暮故切。

總聞曰。君不能御下。臣不能奉上。君命不俟駕而行。何咎之有。雖其君有以致之。然其臣亦大難堪也。舊說歸過于君。恐未然。又歸過于壺人。似亦無謂。

南山四章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雄者如此。雌者可知。當是士大夫之在田野者作此。故以南山野狐起辭。其中麻、畝、薪、斧、皆田野之物。此必士大夫所居。在南山而近魯道所見者也。毛氏、襄公文姜之醜。見魯桓十八年。既歸于人。雖故情亦宜斷。何尚有懷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在足。冠緌、在首。各有所麗。不可差也。文姜雖齊妹。而魯婦。既用此禮。其勢豈可以復相從。責齊襄之辭。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麻必附畝而葘妻必告父母而娶言文姜初以告父母爲夫婦正也既以正昏而不能以正裁制養成至此自是而下責魯桓之辭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薪必以斧而析妻必以媒而成言文姜初以媒妁而爲夫婦亦正也大率其初皆以正而其末乃流于惡至此極也

聞音曰懷胡隈切雙所終切畝莫後切母莫後切告姑沃切

總聞曰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

甫田三章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大則人功難周故多莠人遠則思力難及故多勞也此人似是襄公古人取名不一且以童年取名言之襄公諸兒卽其身取晉侯小子潞子嬰兒亦卽其身取此詩稱總角至突弁略似襄公氣象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初見童稚忽見長成言年長而識不長也

聞音曰丱局縣切

總聞曰．此老臣事幼君之辭．不曉者、以爲孩撫其君．曉者、以爲眞愛其君也．襄公自遷紀之後．必啓其圖遠之心．而有無厭之志．此臣當先已覺．連稱管至父之釁有萌．不若姑置遠而且防近也．似是鮑叔牙之流．

盧令三章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言縱犬獵獸之人也．此事仁者爲之．方爲美也．下章他美．皆生于此．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聞音曰．令、盧經切．說文、獜健也．引詩、盧獜獜、可從．若從本文作鈴聲亦可．環、胡涓切．偲、新齊切．說文、以思得聲．

總聞曰．此當是旁觀而爲之夸詡者也．能以仁爲首辭．則作此詩者．必有識者也．

敝笱三章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則魚之恣適可知．齊姜之狀如此．當有同惡相爲慫慂者衆也．故曰如雲、如雨、如水．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聞音曰。緜、姑倫切。鰥、才呂切。唯、維癸切。

聞訓曰。唯毛氏以爲出入不制。鄭氏以爲行相隨順。猶人應諾曰唯。隨順者是。

總聞曰。南山、歸魯之時。此如齊之時也。蓋魯桓未殞。雖未殞如無人。如笱既敝而在梁。烏能制魚也。其他會齊則魯桓已殞。雖笱亦無也。

載驅四章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以葦發。言心急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聞音曰。薄、音各切。夕、祥龠切。弟、待禮切。湯、失章切。彭、必旁切。

聞訓曰。豈弟、樂易也。在詩皆爲美稱。故鄭氏疑之。以豈爲閻。以弟爲圜。言開明猶發夕也。以爲古文尚書以弟爲圜。今攷皆無。（案猶言今皆無攷。）樂易猶彷徉。與下文相應。不必強改。

聞事曰。簟茀朱鞹。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蓋謂朱鞹諸侯之路車。故以爲齊侯。是時文姜若

乘魯侯之車。何人能禁。文勢自是文姜也。

總聞曰。文姜自歸魯之後。一與莊公如齊。出魯還魯之後。五白會齊。杜氏夫人爲魯人所責。故出奔內諱奔。故謂之孫。又文姜與魯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若爾則非奔也。又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姜于是感公意而還。若爾則復還也。此詩當在孫齊之後也。

猗嗟三章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俗傳外甥多似舅。或魯莊稍肖齊襄。好騰口者遂有齊侯之子之稱。故詩人爲魯莊解謗言。信爲我甥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齊襄與文姜會禚。會穀。猶在齊地。至防則不會齊地。而會魯地。恐越境貽患。故齊人諷魯莊防變。言不若反其矢而禦內亂。蓋懲魯桓之事也。

閒音曰正、諸盈切。貫、扃縣切。反孚絢切。亂、靈奐切。

閒訓曰昌。名。孌。皆譽其才之辭。長。清。婉。皆譽其貌之辭。不應二章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不必從爾雅止作名譽之名。文勢爲佳。

總聞曰桓公父也文姜母也莊公子也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沒文姜已出其後縱橫往來魯齊之間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雖高世大賢處此亦難以爲魯莊無出羣之英斷無化物之妙用則可失子道則太過也自舜之後豈可輕以此責人莊公未見可罪但見可憐爾

魏風

葛屨三章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忽已履霜言時易遷夏忽冬也女子忽已縫裳言人易長小忽大也當嫁之時也下所謂佩其象揥亦同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要褭襋領也好人服之者言將適人以此供夫服也好人提提夫壻行將至也提提涉泥水貌宛然左辟忽已在左也辟旁邊貌妻父母之前男居左女居右今猶言左辟右辟辟有數訓一辟積言稠疊也一便辟言多禮節也一糾摘也一肱也一邪也一法也一君也一除也此當爲除言礙路過兩旁故曰除道此皆入聲去聲回也毛氏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亦在旁之意陸氏讀作避叶揥恐非

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言婚嫁太速。其意欲早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不虛度也。此所以爲褊而可刺也。今河東風俗如此。人家無有閒食者。雖幼兒稚女。亦隨力有職。易林引此。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紘結繕織。案今易林云。紡績繕織此紵字誤。南國饒足。取之有息。自北言之。則魏近南。故曰南國。此其民風大略也。

聞訓曰。服。浦北切。辟。吳氏。貝義切。叶揥、刺。今連上叶褘、服、刺、七賜切。當讀與砌相近。如蜱爲妻此爲泚。今俗讀泚。吳氏良是。

聞章曰。舊二章。今爲三章。

總聞曰。既以民待之。安有葛屨不可履霜。今民草履。不問嚴寒烈雪。細民皆然。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又安得爲女不可縫下服。女子亦有下服。如袒服、皆與男子同制。此亦非所以待民也。毛氏鄭氏之說。識者更詳。

汾沮洳三章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水際、采草爲人茹。采桑爲蠶飼。此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訝之辭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聞音曰。莫、末故切。英、於良切。行、戶郎切。

聞物曰、莫茂子也、如楮實、薯、澤瀉也、如牛脣、初生皆可菹、亦謂牛脣菜、聞跡曰、班氏、魏在晉南河曲、故曰彼汾一曲、眞諸河之側、不必如此、水豈有無曲、莫不有側、特語法若此爾、

總聞曰、貴者肯任賤者之事、爲人所難、當爲衆所服、而見者已有殊異之辭、寖生輕心、當是障固山澤奪凡民之所資也、

園有桃二章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采桃實以爲殽、采棘實以爲食、士大夫朋友相與會集游適者也、但其憂不知何事、發之歌謠、付之行國、必有難言而不可顯陳者也、當是寡識者、以歌謠爲縱情而事驕佚、以行國爲騁意、而無終窮、懷憂者、稍辨數之、彼人、君也、是此事也、言不君也、何其當何如也、言將亡也、我之所憂、人所不知、所以不知者、特不思而已、苟思則與我同憂也、此必其君或愎而自是、或昏而無知、而君子避患隱憂爲國、而有此風、大不美也、

闐音曰．哉、將黎切．思、新齋切．國、越逼切．

聞人曰．魏自周惠王庚申爲晉所滅．以封畢萬．當時已有先覺者．卜偃以爲魏、大名也．萬、盈數也．畢萬之後必大．司馬氏以爲自晉獻公卒．四子爭立．而畢萬之後彌大．自晉文公入．而武子有功．晉悼公立而昭子又有功．獻子桓子弈世愈張．此當是有識者．憂晉之終爲魏有也．但不知在何時．周威烈王戊寅始建國．裂晉分邦．與韓趙同恢．形勢已久．卜偃能見于初封之時．而況寖久而寖現乎．此士大夫與朋友相與言者也．故曰子曰．何其．此人未必深相知．然可與言者也．

總聞曰．鄭氏、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修德．教民無以戰．此侵削之由．惟患公稅不薄．國用不省．雖食園桃何害．士階茅茨．此堯所爲聖也．德教孰大于此．有君如是．凡民願戴．何患無以戰．此富強之本．非侵削之端也．識者更詳．

陟岵三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止．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此臨行而尙相顧．子有恨無言．瞻望而已．其父之辭．督以勤勉以謹．如此．尙可來歸．母兄之辭皆然．止、留也．病而留所在．不能歸也．棄、遺也．遁而不及其部伍．不能同歸也．死甚于止棄也．皆庶幾不如此悲之辭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止．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止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與部伍偕行。不可獨後。後必有刑也。

聞音曰。岵。後五切。父。扶雨切。子。奚禮切。岵。坡里切。母。滿罪切。兄。虛王切。弟。待禮切。偕。舉里切。死。想止切。

聞句曰。嗟。斷句。文勢當然。語意更切。

總聞曰。毛氏。父尙義。母尙恩。兄尙親。尋詩。予子。予季。予弟之辭。皆親也。夙夜上愼之辭。皆義也。無止。無棄。無死之辭。皆恩也。偶行役者。少子爾。非專愛其少子也。若使孟子。仲子。當亦復然。

十畝之間二章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居民惟恐其不多。上固欲如此。下亦欲如此。翕集則舒愉。此樂國之象也。當是人多桑少。爲權力所障固採摘。故民他求。桑以肯蠶爾。今鄉落之間。蠶時至爲急迫。近無所取。則遠無所不至。有有獲而徑歸者。有無獲而不肯空歸。前邁而他求者。此或還或逝者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聞音曰。間。居賢切。閑。胡田切。泄。以世切。

總聞曰。魏俗多以蠶爲業。以縑轉食。蓋地勢隘而稼事不廣也。蠶月。壯者。用力于外。弱者。用力于內。晝夜奔疲。今其風尙如此。閑。空也。言桑葉稀也。泄。漏也。言桑陰薄也。受畝之內無所取。受畝之外又無所

取以他求也。亦可見當時促迫氣象。

伐檀三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君子伐檀以易食。非無故而取給者也。不稼穡者。胡爲而取禾。不狩獵者。胡爲而縣貆。胡。言汝何爲而乃如此也。君子不然。計木之大小長短。爲資之贏虧多寡。非拱手端坐而圖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後章言輻、言輪。則前章所以伐檀者。蓋爲此具也。毛氏、檀輻、檀輪、良是。

閒音曰。檀、徒沿切。干、居焉切。餐、七宣切。側、莊力切。飧、須倫切。

總聞曰。觀河之清。感君子之潔。當是在清河清漳附近大率詩人觸境而後興辭。河本渾而以爲清。或者卽委曲解釋此談詩之弊也

碩鼠三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必爲吏臨民者習熟至于三年爾不相顧我亦不相變凡人情一年猶有望二年已生心三年遂決志不皆如此大略如此也謂鼠無食我黍無食我麥無食我苗遺我爲行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價也所攜之黍之麥之苗苗菜也毛氏苗嘉穀也茅方苗則可茹穀方苗未可飯也言以此物于他國轉易以爲生不虧其價也今人稱當價猶曰直杜氏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此言至急不復論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永號言不知在後而不能前者何人長號也以去爲喜以留爲憂

聞音曰顧果五切麥訖力切國越逼切

聞字曰勞郎下泉郇伯勞之之勞彼去音此平音音不同意則一呂氏春秋作逃無謂

聞訓曰永號難爲歌號先號咷而後笑喜悲自是兩事歌號自是兩音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以鼠斥君度民心雖甚怨之亦不至此又以三年大比民于是徙若不堪而他適何俟大比也當是居官滿三歲如今三年爲任之類三載考績自舜法如此想周制猶然

詩總聞卷六

唐風

蟋蟀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爲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爲樂無害而不已則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爲善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聞音曰莫末故切除直慮切居姬御切瞿其具切邁力制切慆他侯切

聞人曰舊說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恐非若以晉本唐堯之都故謂之唐魏本虞舜之都胡不謂之虞乎唐自古以來稱唐周公滅唐而成王封叔虞號曰唐叔子燮諡爲晉侯非建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爲晉當是以燮爲號晉美名也唐侯諡晉衞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安得捨其初封之號而從其創起之名此唐之爲唐本無他義也序者見季子之語其有陶唐之遺民乎由此衍意而不細攷其詩也此亦謂聲若據辭不見陶

唐氣象。

總聞曰。此士大夫之相警戒者也。杜氏所謂人生歡會豈有極。毋使霜露霑人衣。

山有樞三章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木其茂幾時其彫。有日所謂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何不爲樂以度日。必有事至于無可若何。而朋友之間。姑道此以開之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之類。則有財不能用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之類。則有鐘鼓不能以自樂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之類。則有朝廷不能洒埽也。使三者皆能。亦豈所謂修道以正國者邪。

聞音曰。栲云九切。許氏讀栲爲糗。今作考。以考取聲。幷與考失之埽、蘇后切。考、去九切。保、補苟切。

總聞曰。舊說以此待君豈事君之道。有國有民。縱使不幸而或危。能辛苦善下人。當如何。踐以亡。有存可也。況未至于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暑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

揚之水三章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水、酈氏以爲湊水。逕曲沃流注峻急。故曰白石鑿鑿。白石皓皓。白石鑑鑑。水有石則急。此湊水之狀也。揚亦此意。恐當以周揚之水爲正。此自翼往沃也。當是曲沃密招翼人而來者。未見沃君猶驚疑。既見則心安也。自桓叔、莊伯、武公皆與晉爲敵。至武公始成。毛氏指爲桓叔。此亦難考。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鑑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密受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已獨陰遁也。既至則始安爲詩以自慰其心。喜之辭也。

聞音曰。瀌、伯各切。沃、鬱鋪切。易林、揚水潛鑿。使不潔。白衣素表。朱游戲皐。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引此詩。白、侯各切。繡、先妙切。鄭氏詩有朱衣宋雪讀。如肯鵠、毛氏以爲曲沃邑。未見。以語勢推之。當是地名。漢書鵠澤。孟氏音告。告古多居沃切。憂、一笑切。命、彌并切。

總聞曰。詩明言沃。故引曲沃之事實之。他于詩未顯者。依其辭、繹其意。不敢指其事。或者附合太過。廢太子榮。召公子陽生于魯而立之。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此亦難必。司馬氏所載。首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又隘庭與武公爲謀。伐晉于汾旁。又使韓萬殺晉哀侯。又曲沃誘召殺晉小子。皆陰謀詭計。不敢告人者也。世代遙遠。文字訛落。惟意事稍叶。若茫然莽以意推。又茫然欲與事合。恐未可爲定論也。

椒聊二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聊、姑也姑卽其近者采之其香已如此況于遠也大率山林之物深遠者愈芬花草之屬皆然此當是士大夫之賢妻有令譽者以爲姑言其美碩大已無與倫碩大已不勝厚若盡言之又不止此聊字遠字可見
椒聊之實蕃衍盈斛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西北婦人大率以厚重爲美東南婦人以輕盈爲美故美女多歸燕趙此稱碩大者蓋其風俗也嘗見北方士女畫圖皆厚重中有妍美態與東南迥不同也大率觀漢蜀與吳越卽南北約略可見
總聞曰嘗行關陝道路深秋初冬之間椒香不可言大率漫山瀰嶺無有雜木近道所聞多烈而逆鼻自遠傳來者不甚烈而頗幽尤可人也秦蜀多相似但秦椒差大而紋低蜜蜀椒差小而紋高蜜或已摘且致遠者其香十不及二三也

綢繆三章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三星心星也當是戌亥間此時采薪必有所規也今夕何夕難逢忽遇之意也後人多用杜氏所謂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然男子則易爲計婦人將如之何此必旁觀者爲辭非抉摘其陰私蓋有所憐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聞音曰。天、鐵因切。芻、側九切。隅、語口切。逅、狠口切。者、掌與切。

總聞曰。毛氏三參星也。鄭氏三心星也。二說皆通。古參字皆作𤔔。言參星有理。心字象形。言心星亦有理。小星三五在東。謂心星也。今從心星。但鄭氏以爲三星在天。四月中在隅。五月中在戶。六月中隅戶在人所處。難以定星候也。

杕杜二章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聞音曰。比、毘志切。姓、桑經切。古姓讀如星。蓋用旁紐。

總聞曰。無兄弟非無兄弟也。與無兄弟同。所謂爾有母遺。伊我獨無。何者。此無所比。彼無所助也。語意可悲。當是旁視而興憐。皆以胡不爲辭問之。不知何以答之也。兄弟參差之間。必有內報而生悔者。

羔裘二章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朝服。豹飾、戎服。羔裘而豹飾。其失士大夫之體如此。自我與此人。室相近、居室也。情相深、究深也。豈無他人相定交而有所不忍。舊不可忘、愛不可替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聞音曰好、去候切。

聞字曰褎舊說、服飾盛也。又說猶袪也。今攷古文袖作褎。音袖、又音狩。恐是字轉。

總聞曰。此朋友切責之辭。切責之中。忠厚所寓。此風亦可嘉也。

鴇羽三章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則有羣。苞則有食。今稷黍不能種。父母不能養。爲人而不如鴇。有感興。悲無所赴于人。而愬于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當是王所于侯國有所徵發。故曰王事。

聞音曰行、戶郎切。

聞物曰、苞、始出之芽也。說文苞、草也。集韻、木叢生曰枹、通作苞。禹貢草木漸包。上旁不從草木。當從禹貢。包有初生意。

總聞曰。詩以稗藪爲辭。當是農民爲民而從王事。亦固其分。有其地不當徵而徵者。故曰曷其有所。有其數至頻而不止者。故曰曷其有極。有其期當更代而不得者。故曰曷其有常。曷其何其也。問天之辭也。

無衣二章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禮、上公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儀禮、皆以七爲節。（案儀禮當爲禮儀如周官文。）王之三公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衣七者、侯伯。而爲上卿之儀也。衣六者、卿而爲王三公之儀也。其上不敢求九命。而求七命。又不肯求五命。其次不敢求八命而求六命。又不肯求四命。鄭氏非變七言六。誰也。七者、其君求上公之禮也。六者、其臣求王卿之禮也。皆卽其中求之。務必得也。

總聞曰。此與旌節吾自有要假長安本色何異。然有可恕者三。其君不敢求上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上公、三太也。其臣不敢求三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三公、三少也。皆虛其上。而求其次。亦可恕也。以爲安則吉。不安則凶。安則燠、不安則凶。以上之命爲安。二可恕也。因使者以請命。不敢抗天子以專達。三

可恕也此必晉之任國事挾機數之人然聖人不棄猶有愈焉者也

有杕之杜二章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當是山林之君子杕杜生道左道周而未嘗前除是無招來之跡及于山林也冀其自至誠難好賢果于眞心縱未能共位治職盍少通勤渠上之人徒怪君子之不來而不知君子豈肯無因而輕至也韓氏所謂無求于人其肯爲我來邪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聞音曰以之相叶亦可若正古音則好祖似切以子得音食象齒切與好相叶也大率當隨韻以類求之

聞物曰兩詩連及杜又皆稱杕其措辭全同恐是其人同所其地多此物故皆指以興辭今甘棠黎也大率詩同辭者必其事相涉其地相連其意相符其語相傳無有偶然者

總聞曰繼粟繼肉非所以致賢然其意必有以將之商山已絕世亦以辭幣而來噬不肯之確也今人猶作此意

葛生五章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此君子出役而不歸婦人獨處而興哀也毛氏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其妻居家而怨思尋詩有思無怨葛蒙楚蘞延蔓想像其所沒之地也鄭氏君子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尋詩已知決死不復疑生下章角枕錦衾毛氏禮夫不在斂枕簟衾席韣而藏之鄭氏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大似不必爾也平時衾枕同宵今見衾枕而不見人此所以不能獨旦也傷之極也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閒音曰野上與切夜羊茹切居姬御切

總聞曰生無可見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詩傷存悼沒最哀又非大車生則異室死則同穴之比也

采苓三章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尋詩恐專是申生之事首陽夷齊逃孤竹之命避武王之恥所隱之地也當是國人憐申生不欲其死而欲其逃以爲其讒少待而自明也人爲誣罔之言苟不信則見捨儻無此則何所得而爲之必有時

而窮。此可姑遲。不必遽就盡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伏苓也。苦、苦菜也。葑、蕪菁也。可食。亦足以充飢。而待讒之消。親之悟也。

聞音曰。巔、典因切。說文、以顚得聲。集韻、顚、典因切。易林、日在阜巔。鄉昧爲昧。案今易林云。鄉昧爲昏是也。下昧字讀小人成羣。君子傷倫。典因審也。信、斯人切。下後五切。其餘皆助辭。然、旃、焉、相叶。

聞跡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雖逃亦不越境。未大傷義也。

總聞曰。左氏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姬必有罪。曰子行。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杜氏、毒酒經宿。甕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當以六日之狀自理。是知其讒易明。縱未必辭。且少待之。則六日之讒自露。申生亦以爲辭。姬必獲罪。六日之讒。蓋易辨也。采苓之詩。必左氏所謂或人者也。雖姓名不著。必識事通方。愛賢嫉惡之人也。

秦風

車鄰三章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此謀臣策士。以車馬招致而來。以寺人傳辭而見。當是秦已懷此意。求此人而共畫此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言士地饒衺如此。豈可虛度此生也。

聞音曰顛。典因切。今、力呈切。耋、地一切。

總聞曰秦昉心已久。有志有人。有勢積久恢崇、安得而不成。惟其造端以傾而不以正。故末流亦畏當也。後世惟漢造端稍正。崛起匹夫之中。而取諸羣雄之手。故末流亦不至太甚。王氏十餘年而光武興。曹氏同時而先主興。百餘年而宋武帝興。六百餘年而漢高祖興。其他假名旁系。不可勝數。凡以秦建號者。皆不旋踵。荷堅近有道之君。秦近升平之世。然一敗塗地。此不類亡國。而甚于亡國。求其故而不可得。特以兩國號而推天意人情。略可見也。或以逝者其耋。逝者其亡。附合西戎殺秦仲。世父報西戎之事。似亦有理。但細攷世父怨西戎甚深。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所謂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優游燕樂。非挾讎之狀。姑載于此。

駟驖二章

騋牝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媚子、嬖姬也。婦人亦爾。男子可知。鄭氏以媚子爲賢者。言襄公親賢。使果親賢。造端必不如此。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辰、早也。早出卽有獲。凡射左射最難。軍旅自習一種左射者。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既事則遊北園也。獫、長喙之犬。固然。而歇驕短喙。可疑。此類多從犬。二字皆無從犬者。大率漢儒之學。喜分糅爲辭。有長喙必有短喙。恐從意而生。歇、息也。驕、嬈也。言犬用力太多、纔息則嬈。無壯氣也。皆遊北園之事也。

閒音曰。旱符有切。狩、始九切。碩、常灼切。獲、黃郭切。

閒字曰。騵馬、四馬同。恐四當從馬。通用亦可。

總閒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猶之可也。西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蓋其常俗。不必始命方有。

小戎三章

小戎、收五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此君子。當爲士大夫也。再言溫其可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詩有字闕而意足。方何爲期。鄭氏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其中闕兩三字。胡然我念之。鄭氏何以了然不來也。其中亦闕兩三字。又一句讀作兩句。乃有意。鄭氏若此類。得古爲多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當是婦人之君子。溫粹精肅。而從事于兵馬之間戎狄之境。婦人所以動念也。

聞音曰騵。居懼切。續、辭屢切。阜、符有切。中、諸仍切。劉氏關中以中爲烝。驂、疏簪切。邑旁紐作倚叶子錞、殊倫切。弓、姑宏切。

總聞曰。戎、兵車也。孔氏從前行者、謂之大戎。引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引此小戎俴收。恐非。大率在中軍者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者。建元戎之表識者也。所謂平旦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是也。在左右前後者小戎。今其物凡十有八。收、一也。五槊二也。梁、三也。輈、四也。游環、五也。脅驅、六也。陰七也。靷、八也。鋈續、九也。文茵、十也。暢轂、十一也。龍盾、十二也。觼軜、十三也。厹矛、十四也。鋈錞、十五也。虎韔、十六也。鏤膺、十七也。緄縢、十八也。此詩止是行邊講武。故止用小戎車。則俴收、言軫淺也。馬則俴駟。言甲淺也。交韔、言弓在房也。合盾、言刃相向就束也。尋詩皆無戰跡。不然則是戒嚴爲備也。

兼葭三章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所謂伊人。謂聞而未見。躊躇而忽見。故發此辭。遡流而求不可得。順流而求忽得之。當是訪尋既久。至此秋而如所願。有欣喜之意也。兼葭霜露。記時。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聞音曰采。此禮切。涘、羽已切。右、羽軌切。

總聞曰。秦興。卿賢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開覇。人百里奚之賢。自晉適楚。以五羖羊皮贖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賢而世莫知。使人厚幣迎之。所謂伊人、豈此流也邪。凡所講解皆不見。

終南二章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有條有梅、當作枚字。轉。古字亦通用。以條計、以枚計、皆可以爲宇也。下章有紀有堂。紀、極也。會也。堂、屋也。明也。言其材皆中爲此也。得地如此。而又儀服之盛。位號之隆。初其君也哉。次壽考不忘。皆戒勸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言自此以往至老不可忘主恩也
聞音曰裘渠之切哉將黎切
總聞曰陸氏以條爲楢柚也以梅爲柟荊曰柟揚曰梅柚渡淮成枳梅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皆成此終南被美化也終南有此無此固未可知要不必及此
黃鳥三章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聞音曰穴戶橘切天鐵因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聖人終書以秦誓觀其辭知其人也顧豈收其良以從其死何等所爲秦人尚義重恩不勝所

感而忘其軀。亦未可知。或謂如晉明之殺王彧。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三人者。百夫之特、之防、之禦。慮不肯事少主。致後患也。識者更詳。但尋詩止見三人從穆公之迹。不見穆公收三人之狀。所以不敢盡信左氏所傳也。

晨風三章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此賢人居北林者也。當是有舊勞以間見棄。而遂相忘者也。欲見其君。吐其情。又不得見。所以懷憂久而至于如醉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甚憂疑之辭。雖疏而亦未安也。見晨風飛空棲樹。自恨不如也。

聞音曰風。孚愔切。櫟、歷各切。

聞物曰晨風、鸇也。大率鷹鸇之屬。喜侵晨乘風。蓋所稟俊健。恐以此得名。晨或從鳥佳省文。駁、毛氏如馬。鋸牙食虎豹。集韻廣韻皆同。廣韻直指爲六駁獸。而能食虎豹。豈是與人相近之物。又以六言。何故其數拘此。假使有此之數。則北林豈可居之地。六當作陸。駁、當作駁雜之駁。言陸地樹色交雜也。此詩皆引常木。而獨此引異獸。不倫。孔氏疑此以駁爲梓榆也。其皮青白。大率樹花葉皮。實雜色甚多。不獨

梓檢也。集韻、椄、枋也。枋木也。可以爲車馬。恐當爲木字。從交者、多音角。較字、鉸字、是也。駁恐爲椄木可知。六、爲陸則無疑也。王氏言六據所見言之。或可從。

總聞曰。此必北林之賢者。與人相逢。問何如也。大率居山林。遠市朝。所謂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有所逢則有所問。蓋其心之所抱。而不能自已者也。如何繼以如何。急問之欲急之也。此人當是操心危慮患深。未能忘懷于世者也。

無衣三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此與天子之使所言者也。當是其君受終南命服。而其臣未得。以爲不足。吾君勢力如此。豈無此服。能與子同適王命。徵師旅。願整戎從事。與子俱。匹俱起俱往。蓋欲結知于使者。致辭于王也。此與晉無衣。豈曰無衣六兮同意。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聞音曰。袍、步褒切。澤、徒洛切。禮、士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宅、澤、皆鐸音。戟、訖約切。釋名。戟、鹘也。漢儒之學。大率如此。音各兵、晡澤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秦之君臣如此。雖藉王命以張國勢。實以機鉤致其權。而反以力操切其命也。古者擅國而他

有所圖。大率多師此法。故晉秦兩無衣。事同辭亦同。但彼辭差婉。而此辭又健也。

渭陽二章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聞音曰思斯齊切。佩蒲枚切。

總聞曰。秦康公在位。晉文公久亡。自文公下世。秦晉交惡。當是有感其夙好。而恨其不終也。秦自秦仲、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以終南可歸。襄公以三良可歸。穆公以渭陽可歸。康公其他以車鄰歸秦仲。以駟驖小戎兼葭歸襄公。以晨風權輿歸康公。而無衣又無所歸。其餘八君皆不在有詩之數。當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強爲辭者。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是也。有可附而誤附者。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是也。後之觀詩者。于文既無所攷。于序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至于甚無奈也。

權輿二章

於我乎。止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於我乎。止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止不承權輿。

夏屋、設食之地。四簋、設食之器也。

聞音曰盍、已有切。飽、補撮切。

總聞曰。秦自秦仲以來。皆以致禮招才。屈節下士爲事。自武公從死至六十六人。而穆公尤高誼以存覆師者三帥食馬者三百餘輩。推之可見其從死至百七十五人。後人信難繼也。康公得隨會而縱使歸。其異于穆公甲百里奚。抑亦遠矣。前人所舉過絕。而後人所舉不繼。無怪人情與彼此感始末。故曰君子之行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詩總聞卷七

陳風

宛丘三章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宛丘在陳郡陳縣說文丘上有丘爲宛丘歐陽氏今地形則然說文又謂宛中爲宛丘毛氏四方高中央下郭氏中央隆高一丘而背馳如此恐止是宛轉之狀我于君信有情者望其爲良也終無望者度其必不能如願也此士大夫之辭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聞音曰湯徒伉切毛氏訓蕩音亦當然下後五切

聞字曰湯當作蕩字轉亦可通行

聞用曰此羽不專用以爲翳凡儀仗皆可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翿則爲翳舞者所執也毛氏皆以爲翳未當

總聞曰冬夏極寒暑之時人所鮮出而常相值無時而不出也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謚故歸以大過

亦猶僖公之事無見。徒以常諡。故歸以小過事不明。人不的。徒以一時之諡。遂著爲一時之實。攷古如此。恐未免多誤也。

東門之枌三章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宛丘之東門也。子仲之子。又仲之子也。必指一人。而其姓氏無攷。徘徊東門樹下。待所期婦人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擇也。選善日而擇所適之地。惟南原爲吉。故女事而徘徊東門市中。待所期男子也。吳氏此章第一節三句。第四句用韻。第二句不用韻。他未仿此例。固不必以例求。然原今人猶呼衢轍切。未嘗不叶也。世傳叶詩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以觀。而況古詩包羅萬象。上下數千年。誠未易輕議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既善日至期則逝。言相隨而適也。鬷。叅屬。言越境攜叅而行也。荍。紫葵也。椒。顆椒也。皆道旁所有。言用相娛悅。男指女色如葵。女指男芬如椒也。

開音曰下。後五切。差。七何切。麻。謨婆切。邁。力制切。

開物曰。穀或作楮。木也。言男女指樹爲誌。有穀者所聚之地。所行之途也。如此。則旦作且。當從徐氏。

聞人曰。毛氏以擊鼓有從孫子仲。遂以此子仲爲陳大夫。以擊鼓序爲公孫文仲。故以此原爲子仲之氏。不知何所見而言。春秋魯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恐是因此。杜氏、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也。杜氏則不用諸春秋。毛氏則不用諸詩也。

總聞曰。此詩多及期會之地。草木如栩、如棘、如棫、如椒、穀惟木名之穀。恐是（案穀等之穀從禾。與木名之穀從木不同。此說疑。）

衡門三章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此賢者處窮自解者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鮪。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位重則室珍。勢隆則援名族。雖處窮無此。下魚亦可味。卑族亦可昏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聞跡曰。泌、在南陽泌陽縣。斯人當是居此。

總聞曰。當是或勸賢者取一婦。賢者婉辭導情以酬之。言不必也。

東門之池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言隨分可以取足也。當是與衛門同懷其處之人。其意皆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姬、女別名。不必言周姬、王姬。

聞音曰麻、讀婆切。紵、眞呂切。菅、居賢切。

聞用曰漚麻、漚紵、可緝爲布。漚菅可緝爲野服。漚菅可緝爲野具。皆女事也。言窮妻能同野趣作野工。自見其爲淑姬也。諺云、是眼有西施。

總聞曰。皆言可者。如是卽可。何必他求。此安分君子之辭。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過涪陵、見古寺題譙可翁三字。必譙定也。其詳見祠堂記。

東門之楊二章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楊、黃楊木也。葉盛春秋之時。言飲酒無度也。約昏而罷。逮曉而未已。明星、啓明、曉星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哲哲。

在暗不認樹葉。認樹葉必明也。可見其飲酒達旦也。此與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同意。認樹實亦必明也。

聞音曰哲、之世切。

總聞曰。多稱東門。此必宛丘交會之地也。楚向陳自南之東。轅徹舒于栗門。疑卽東門也。于交會之所。戮之示衆。悉覩也。

墓門二章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之草木。樵斧而無人禁之。鴞集而無人逐之。言凋落荒蕪也。是中之不良。其誰不知。言甚著也。人皆知而所爲不已。誰從昔而然。言自取如此也。悲墓中者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方其告汝于我不相顧。及精神顚倒。當思我言。謂將死之時也。所謂雖悔可追。

聞音曰。斯、所宜切。徐氏凡斯皆讀作西。訊、息悴切。顧、果五切。予、演女切。

聞字曰。誰、當作維。訊、當作誶。之、當作止。誶止、見手鑑正引此詩。案龍龕手鑑：言部。誶字下引詩云。歌以誶止。手鑑遼僧行均譔。成於統和間。當宋太宗之世。遼人書禁甚嚴。然是書在北宋已入中國。沈括筆談嘗言之矣。

聞跡曰。左氏鄭有墓門。城門也。古人樸城門之外有塚。卽曰墓門。案襄二十年傳云。伯有自墓門之瀆入。此恐亦是城門。

總聞曰。夫恐當作父。佗五父也。若以爲佗須此字以證之。當是陳佗之存。已有知厲公之爲蔡出。而蔡人必不欲佗立者。或以警之。而佗不以爲虞。故曰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防有鵲巢二章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鷸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中塘也。塘字之轉。通用亦可。甓、甓也。水鳥。鷸、鷸也。甓字之轉。今行隄之上、見鵲巢。行丘之上、見苕。則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行塘之上、見甓鷸。行丘之上、見苕草。則又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言木上水中之禽。丘上之草。各適其性。何人欺上聽以害賢者。使我懷憂不安也。

閒用曰。氓今顛覆也。雜于山木禽草之間。無謂此一物。亦當以通興。

閒跡曰。南陽有上唐。後改爲下洸。當亦有中唐地名。以中爲名。極多。如魯中丘。楚中州。大率陳蔡之間。呼大一唐。故唐州唐縣之名出此。審鄜防邛亦地名。王氏但云防地名。杜氏四防故墟。在唐州。不知何在。

閒人曰。序以爲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司馬氏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伋。寵寇未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齊齊。此信讒何以異于竹竿。故以此歸于宣公。要亦可從公子完之賢。見左氏且明。是詩可美也。

總聞曰。每章一水隄、一山丘、一水塘、而以南中路間之無謂。一禽一草。而以甓間之亦無謂。此適對而懷賢。觸境而生情者也。

月出三章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慢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舒、謂徵舒也。佼人、謂夏姬也。當是時、公、孔寧、儀行父與夏姬宣淫至夜。徵舒不無所慚。內擾不安。猶行父似君之言可見。僚、懰、燎、皆夏姬妍美貌。窈糾、慢受、夭紹、皆徵舒繚繞貌。悄、慅、慘、皆徵舒憂悒貌也。悄音口皎。慅、倉皎切、糾、古老切。懰、力鳥切。受、時倒切。慅、七老切。慘、七到切。閒元經文以慘爲懆。引自春秋子懆懆說文。懆、憂不安也。

總論：佼人、以爲美公、孔寧、儀行父亦可。婦人慕男子。亦猶男子慕婦人。聖人存之者。著徵舒君臣之分雖定。子之義甚正也。

株林二章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何爲往株林。與夏南相從。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也。當是往株林也數。而同夏南也頻。故人疑之。蓋有與徵舒適野通宵者。知人有是面譏言。非之株林。之他所也。非同夏南。同他人也。意謂此言可以欺人。面不知已受惡。如公之弒。不自似女似君之時。蓋已久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人猶初意．其非眞之株也．跡其所往．則之株也．當是有覺者陰察而不肯發．亦嫉靈公．孔寧、儀行父之事．未必不幸其興戕而成事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馬、滿綿切．野、上與切．

聞跡曰．毛氏、株林、夏氏邑也．此特以意推之．朝食、甚近也．當是林巒蔽密之所．所謂謀于野者也．

總聞曰．靈公夏姬之事固有．而此詩止曰夏南．夏南者、徵舒也．孔氏、婦人未死從子．故以夏南言之．識者更詳．

澤陂三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有美一人．恐蒲洩治．洩治于孔寧、儀行父雖不甚逐于靈公．可謂甚忠．已死將如之何．痛其亡欲其存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寤寐無爲．言終夕無可爲者．惟恐傷而已．

聞音曰．卷、其員切．悁、烏元切．菡、徒歛切．枕、知輦切．

聞物曰鄭氏以蘭作蓮恐是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蘭也生陸生春皆不同
總聞曰是章必舉二物初章蒲荷次章蒲蓮三章蒲菡萏始是孔寧儀行父所謂二子者也二子得地得時藉芳事姘而洩冶亡矣被二子之美不若洩冶之美二子之美美于男女洩冶之美美于君臣孔子蓋亦憐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嘘今君臣固邪僻也洩冶又自異立邪僻言揭而揚之也爲洩冶者陰爲之祐可也此孔子之意也杜氏以上辟邪也下辟淫也一字不應作兩義并載于此

檜風

羔裘三章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者當是人所敬而羔裘者當是人所鄙而留去者人情非不思而不能留當是有所不可言而弗得已者徒憂勞傷悼而不能已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狡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至此不言狐裘惟專思羔裘而已他人不暇及也
聞音曰膏古報切

聞人曰。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序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隰有萇楚而歸諸君之淫恣。又檜君少見。故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作序者亦未爲博極也。

總聞曰。或其君不可服事。或其徒不可同處。不去則有不測之憂。雖去亦終有不免之患。不然。何國人忉忉勞心增而爲憂傷。又增而爲悼也。度逍遙翱翔者。必與以朝在堂者異趣。彼在位。而此在野。人情不無過慮。其賢可愛如此。

素冠三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兮。

當是在位之賢宅憂。而國事無人任之。所以急欲挽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聞音曰。結。激質切。從吉以吉取聲。說文多用此。荀氏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聞訓曰。欒欒。轉旋不安貌。慱慱。鬱結不舒貌。

聞事曰。喪制。人之變所惡見而諱言者也。今欲同歸如一。而如一尤不美。非人情也。語勢亦不如此。

總聞曰同歸者欲與偕歸都也如一者欲與均任事也必其徒相挽蓋以國人所欲也

隰有萇楚三章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羊桃也雖卑瑣亦可啖何必珍奇也婦但求淑不必求豔夭治也沃澤也此非所以成人家道並人壽考故以無知無家無室爲樂言不若無此則無他憂有此必可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聞物曰夭恐是桃之夭夭之夭桃雖夭夭而羊桃亦猗儺蓋自可觀不可見鄙均是桃也夭夭家桃猗儺野桃詩人指辭發興皆相似但彼以有室家爲宜此以無室家爲樂爾當是風俗有異故人情亦殊也

總聞曰無家無室人道之大闕無知人生之大患細推無家無室雖此欲不遂而此念不斷不若無知之爲安樂長久也

匪風三章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當是在塗乘車而遇風有感者也風中在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王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傳詩者祖之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釋詩者又祖之今之發發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偈偈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此學之傳古詩殆廢如此說甚佳施于此詩人情物態之間有所未合非風飄忽使我不安也非車馳疾使我不安也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言西周之地爲秦所據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安得烹魚滌釜言志不在食也誰將西適攄此懷寄好音欲西周之人知人情不忘舊壤也

鬵音曰飄匹妙切嘌匹妙切鬵徐心切

周用曰鬵亦釜屬似甑籀文象形

總文曰當是關中之人爲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輸情殆賢者也詩言周道甚多皆謂西也人情不忘西如此豈非千餘年習熟之人二三聖人陶染之深難遽忘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此情蓋天下同情也

曹風

蜉蝣三章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言蜉蝣之整其羽。似小人之治其衣裳。疾之之辭也。（案此句依本書之例：似衍一之字。觀下候人注：會明。）言蜉蝣其生能幾豈不可憂。若欲免禍。不若即我所歸而處。欲其退匿休閒。少避衆怨也。此君子憐小人而欲安其餘生也。當是此君子與此小人、必有親情、或有舊分。故爲之謀如此。亦長者存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挑撥貌。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言小人意氣發揚也。說猶舍息也。音雖取叶。義則故存。此與召伯所說之說同。但叶有異也。

聞音曰。服、蒲北切。說、欲雪切。

聞物曰。蜉蝣亦曰渠略。多生溝渠水上。纔生即死。故曰蜉蝣。又曰渠略。

總聞曰。此必在野之君子也。以已所處爲避患。

候人四章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道路之官也。之子、朝廷之官也。戈祋、扈衛而赤芾。陪從又赤芾。如此其多。足見其人之勢盛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當是小人盛服以迎婦者也。國人見鵜則曰。鵜已飽而在梁。不復沒水求魚也。言小人雖飲藥如此。願不勝其衣。欲其病也。願不成其婚。欲其判也。疾之辭也。見山雲則曰山木茂而雲氣升。言小人雖振盛如此。而其家有未嫁之幼女。無養而挍飢者也。言忍而無親也。亦疾之辭也。

鬨音曰。殺、都外切。芾、甫味切。芾、韠也。集韻亦作市。作韍、作芾。皆分物切。去韻亦有芾、小也。卉、草木也。皆博蓋切。雖當從分物而殺。說文引詩、何戈與殺。鄭氏雖引詩。何戈與殺。以殺為綴。集韻、皆都外切。芾、當用去韻。世用此多叶分行。蓋用徽猱吳氏所疑。亦似過也。服、蒲北切。

總聞曰。鵜梁、南山、皆候人迎送之路。所見者也。旁觀必有不平之心。故有不堪之辭。

鳲鳩四章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言夫婦皆得美于國人也。淑人、婦也。君子、夫也。其儀既一而不變。其心亦固而不解。蓋夫婦相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當是國君。尋詩正是四國、胡不萬年、皆舉上之辭。
閒音曰結、激質切。絲、新齋切。國、越逼切。年、彌因切。
聞字曰絲、婦之帶騏、夫之弁也。說文、騏作琪字轉。
聞物曰俗傳惟鳩育子多亡數。初亦未信。家居近山木、試探數巢。果然。禽獸、一鳥曰佳。二鳥曰雠。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覩。七鳥曰毓。八鳥曰鸇。九鳥曰鳩。十鳥曰鶵。今鳩七子。幷夫婦爲九。故其字從九。古傳、儻細推自見。彼亦不徒然也。
總聞曰鳲鳩之子可數。同在桑、未離巢也。在梅、在棘、在榛。則其子長成、而分飛他樹矣。此春夏之交。當是淑人君子成昏之時也。

下泉四章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稂、蓍、皆陸草。陸草遇水則悴。此必當時濤水泛溢。人情不安也。三章皆言周京、京周、京師。專爲在都。不指他所。此必曹人之在林野者。故皆及泉。言洌、泉之深者也。言下地之卑者也。言稂、蓍、皆野植也。如此而有念王都之心。憂人主之意。其爲不遇之君子審也。語勢亦非常人之辭。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陸草畏水。田禾喜水。當是初夏大雨漲水。盛夏反無也。故陸草田禾皆病。思盛時雨澤適時。蓋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之時也。郇伯、文王之子也。昔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當時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傷今皆無。

聞音曰、京居良切。蕭疎鳩切。師、霜夷切。膏、古報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郇伯所封。在猗氏縣。

總聞曰。易林、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正引此詩。當是厲王在彘之時。凡十五年。十年無王。豈非此際也。邪言郇伯遇時。今有如郇伯者。而于時不遇。但憂念周京而已。作此詩者。必斯人也。

詩總聞卷八

豳風

七月十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野田農民酬酢往復之辭。故參雜無次序。大率七月至九月、一歲之食已畢。一冬之衣又辦。相與各道其生業。指時指物不一而足。卒之躋堂稱壽、以答上也。民或言曰自七月有寒之漸、九月寒事當辦、無以授衣、何以卒歲。歲既卒陽已深、則于耜舉趾饁田以次而至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變候、九月卒歲之計已備。春來、男已不可離田、女當采桑育蠶、男女各分職也。女見物候、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喜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萑葦將成八月可采儲蠶薄待蠶月時至則采桑從事也條桑南人謂之梯桑批桑北人謂之穿桑采桑止取葉不伐條也正月以後即爲將近蠶月也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有麻事之漸八月可績以奉公子爲先併絲麻而結于此章也染采必向陽檐日色也今染人猶然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民又或言曰自四月五月有稼事之漸八月可刈十月天寒葉彫可趣野事之時仲冬始出季冬再出過是則春野事休田事起西北非皮不可禦寒縑布皆不足當之小民以羊豕等皮作衣當故曰取狐狸爲公子之裘所自用者豵之類也野豕一歲爲豵言皮薄也三歲爲豜言皮厚也野豕多得稚者力弱易制也少得大者力健難獲也以得難者奉上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民又或言曰自五月一陰之生更六月至十月而陰氣已盛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將改歲而入此避之也螽莎雞蟋蟀皆類蝗螽今蚱蜢莎雞今促織蟋蟀亦促織但促織聲如云西西蟋蟀聲如云習習寺

詩既涉雞蟲蜂同種則螽當亦是同種或螽所化未可知俗言蚱蜢食蠅乃化蟋蟀識者更詳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民又或言曰自六月鬱薁可食其他以次而有十月初寒可以釀酒之時穫當作濩浸米爲醪也春酒冬釀而春成非春始爲也毛氏凍釀今臘醅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又有瓜可食以至苦菜皆可烹飪以勞久苦之農夫也毛氏叔拾也如此則當爲俶案俶無拾訓疑有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場圃植果蓏之地擣之使堅恐果蓏之株爲風所拔也納入也今輸官猶有此稱納禾入官禾倉納冰八官冰室爾俗愛君親上故遇事先公後私絲麻狐狸先獻公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先納公以至官功皆先于乘屋其末則朋酒殺羊而獻公堂爾俗如此美也上今赴役猶有此稱執今作役猶有此稱自十月而輸官之物皆足總禾麥而結之此章也此詩涉民甚切故多凡談但久遠無由盡曉西北小民多茅屋將寒則采茅絞索縶之不爾大風輒卷去今猶如此謂之蛇腸言索如蛇也芒種節後始播種又以四月結之也冰最在後非民事也以二月結之自此以後頒冰刷冰民不預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猶言刷。秋冰用盡。則刷冰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收盡。則滌禾場以待來年之扑。今人猶言洗廚。言收之盡也。滌場同意。朋酒、醽酒也。醽酒羔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獻豳詩。鄭氏、豳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爲豳風。國祈年于田祖。獻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氏、豳雅。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爲豳雅。國祭蜡。則獻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豳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爲豳頌。不知如何分一詩作三種。禮瞽矇諷誦詩。世奠擊（案擊爲毄之誤。然觀下文云奠鼓也。擊鐘也。豈王氏所見本異耶。未詳。）鼓琴瑟。誦也。詩也。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鼓也。擊鐘也。世曳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笙師獻竽。笙塤籥簫篪。篴管春牘應。雅。此十二器也。籥章所謂豳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四器也。籥章所謂豳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和。今此土鼓豳籥爲主。鄭氏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龡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之。此蓋豳地之樂也。豳詩、豳歌曲也。豳雅、豳頌、皆豳樂器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

聞音曰火、虎隗切。衣、魚紀切。發方吠切。烈、力制切。褐、許旣切。畝、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婁、渠之切。

野、上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瓜、攻乎切.稼、古護切.穋、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已小切.饗、虛良切.觥、姑黃切.吳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有不可叶者惟曰寫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氏之法亦可歲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案說文歲從步戌聲・夫從一夫・本書多有不用・訓義者・蓋沿字說之譌・叶同）既不在韻亦不必徒使以卑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聞跡曰豳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繫豳周公生于豳岐之間陶染西俗習慣西音蓋千餘年風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豳音入豳樂鄭氏所謂豳人歙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絕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豳蓋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強爲穿鑿曲生辭說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殺辭詩曰斯又若蘇此詩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破斧哀我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鴟鴞四章（館本案鴟鴞四章・原本僅存趙注一條・餘皆缺・）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總聞曰鴟鴞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絕有不相保之勢

言我子猶可.王室爲重.憂王室將危也.下民、商徐奄淮夷也.乘管蔡之流言.敢見侮而相挺爲辭.室家、亦成周也.言武王克商二年而病.五年而喪.享國日淺.初基未固.故曰未有有、當如克有常憲之有.有諸己之有.言未保也.大率欲以哀苦爲之感動成王.其初欲誚而未敢.其卒乃悔而至泣.此詩不爲無助也.

東山四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徂東、往也.來自東來也.此其夫來歸.與其妻相見.敍相別之狀.道相見之情也.王氏、征夫懷親.成誰獨無此情.（案王粲從軍詩.獨作能.此作戀.）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此皆夫辭.言寄征衣而不達也.不知在士之中.第幾行第幾枚也.外事不與內通.故不達也.蠋、桑蟲也.桑生葉則有蟲如蠶而小.春時也.我獨宿在車下.但見桑蟲不見妻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贏、瓜蔞也.其實及宇、夏時也.想女在家.果贏、伊威、蠨蛸、其寂如此.我在野亦止見鹿場螢火、不見妻也.故不及宇及室及戶.而言場鹿宿.則相環外向.猶如戰場.蓋夜行所見.鄭氏、此五物去家無人則然.

甚佳。但上三物、當施于內。下二物、當施于外。則語意皆順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瓜。白瓜也。近蔕帶苦。秋時也。穹窒、坑也。西北人非此不可以寢冬時也。想女聞鸛鳴則憂。我在外而苦雨也。灑埽所臥之坑待我至。儲瓜、儲栗、儲薪、凡皆待我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黃栗留也。又春時也。見此春鳥。追思乘馬親迎、結縭相合之時。新相見之情與舊相處之情孰優。戲之辭也。

聞音曰。上四句每章爲起辭。上二句不用韻。下二句乃用韻。吳氏以爲未詳。山西人呼曰師。又若曰沙。今猶有此音。山歸未嘗不叶也。野上與切。下後五切。戶後五切。行戶郎切。畏、於非切。懷、胡畏切。垤、他一切。窒、陟致切。年、彌因切。馬、滿補切。嘉、居禾切。

聞物曰。陸氏果蠃、蠃蠃。蓋謂草與蟲獸。不當相雜也。上章言桑蠋。下章言鸛。瓜、栗、薪、草木與蟲獸而相雜言之。小宛蜾蠃負之。皆從蟲。此皆從果。毛氏良是。

聞跡曰。詩、自七月而下、所繫周公之詩。鴟鴞固已略言之。今又載于此。周公東征。必皆豳岐生長諳慣

之人。其人作幽樂歌幽曲。夫又何怪。項氏有楚。其在垓下也。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蓋漢高部曲、皆關中調發之人。秦人而有楚歌。此項氏所以悲歌忼慨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自今觀之、四句如今古詩。哀泣何由而生。而死何由而決也。舉此以明東山。蓋幽人從軍爲歌者。人諷其辭、已足以感人。何況其聲。惜人不得聞。且不攷也。

總聞曰。書稱二年。詩稱三年。尋詩再及春。一及夏。一及秋。一及冬。歷五時也。當是二年始定。三年乃歸。據皇極經世。丙戌東征。戊子底平。則是三年也。詩書所言。自不相礙。

破斧三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聞音曰。錡、於何切。嘉、居禾切。

聞事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書、左杖黃鉞。又有大鉞、在左者秉之。小鉞、在右者秉之。後世雖執國之

臣.止假黃鉞、亦未敢當多辭.蓋黃鉞、卽君權也.不知此行.或是黃鉞.或是大鉞.司馬氏、武王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此行當是黃鉞.其位旣尊.其勢又重于往時也.

總聞曰.毛氏、四國、管、蔡商奄.此當是三監同亂.諸邦並騷.所謂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人情見天下之變如此.周公之危如此.故以爲危也.

伐柯二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當以斧害.周公當如此去之.取妻、當以媒來.周公當如此致之.皆所以感動成王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管、蔡之徒.必有尙在成王之側者.故曰不遠.周公所以未還者.爲是故也.去是則見周公而致禮.通情斯有曰矣.

聞音曰踐、慈演切.

總聞曰.害周公者固不爲少.而知周公者亦不爲不多.成王之明而又有賢者以感悟之.此天所以相周也.攷書、二公、召公、太公也.諸史百執事莫知主名.諸人一信一噫二語.移成王之心.流成王之涕.而天又動威于雷風禾木之間.文武之澤深矣.此詩當是諸史百執事之徒所作.願爲媒者也.司馬氏、以雷風之事在周公旣卒之後.蓋以昔公勤勞王家.認昔爲古.凡隔宿卽爲昔.何論存亡.其中明言惟朕

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不應以十年之後事相聯成文而又意勢相貫決不在十年之後也可馬氏恐非據皇極經世周公東征以丙戌沒以丙申併載于此

九罭四章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皆周公歸途所見之物也魚遊近罭鴻飛近渚近陸皆危地也公歸恐復陷讒不能免也國人憂周公而未孚成王故欲且留再宿以觀其變女衆人共推爲可留之所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雖此有所迹之服然不可歸恐墮其計也國人憂疑之心如此懲已往不能保將來也

閒旬曰舊一章四句三章三句今爲各三句九罭之魚不斷

總聞曰鄭氏是東都也東都欲留周公爲君謂成王所賚來袞衣願其封公于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此說極有理東都爲周公之計則甚精也初欲少留以觀事變又欲終留以奠別都若爾則不利儒子之讒乃驗周公之心上通乎天下通乎地當是武王遺厲以成王託周公故曰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蓋已屬後事也其後南面負扆之事雖以爲疑然不必疑也聖人不事形迹如後世之肺腸大詰

之作。正危疑洶湧之時。亦以王命告天下。東征西歸。又十年乃沒。天下康平。國勢奠安。若使周公避嫌遠疑。如常情所存。則非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併載于此。

狼跋二章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疐其尾。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此與周公異意之人。所露之狀也。周公尚留未歸。已歸未至。朝廷必有踧踖者。成王亦爲之遲疑也。周公以大包之。以美和之。故居上公之位。安而保聖人之德全也。

聞音曰。瑕洪孤切。善哉吳氏之說曰。載籍所傳。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一字之聲。無慮數變。秦漢以前。凡從叚者。在平則讀如胡。或自胡而孳。在側則讀如護。或自護而孳。魏晉之間。在平則讀如何。或自何而孳。在側則讀如賀。或自賀而孳。齊梁之後。在平則讀爲胡加切。在側則讀爲胡駕切。亦或自二音而孳。自胡而爲何。自何而爲遐。自護而爲賀。自賀而爲下。其聲音之變如此。至其所以變。則不得而知。而魏晉以前。或參用後世之音。至後世既變之後。古音之存者。蓋蔑矣。今以一二明之。左氏傳。宋野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此以豭爲胡也。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麤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埽來兮。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朝霞。此以霞爲胡也。楚辭。招魂。瓊轂錯衡。英華假。茞蘭桂樹。鬱彌路。又曰。結諜至思蘭芳假。人有所極同心賦。此以假爲護也。張衡（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狼、比周公。如以鴟鴞比成王也。此等當易。

聞人曰。公孫、周公公季之孫也。初止稱公季。後乃稱王季。此詩止襲前稱。大率公子公孫皆實語。

總聞曰。此必逆周公之使者行道所見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興辭觸物吐情。此非以狼而詆其人也。

詩總聞卷九

雅

聞雅一

雅、樂歌名也。雅有大雅小雅。見于季子所觀。猶之可也。南山有臺之類、豈不大而入小。泂酌之類、豈不小而入大。姑猶之可也。既彊以爲風。有正風變風。又彊以爲雅。有正雅變雅。前人所言。以事之美惡分正變。以辭之繁簡別大小。既立此法。則古詩必有更張移易者。細推季子所觀。小雅有美惡。大雅有美無惡。小雅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氏以爲遺民者。商王餘俗。故未大審爾。乃周德之盛。非周德之衰也。故此成康以下者。皆是也。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以爲雅者詠盛德形容。但歌其正。不歌其變。審爾、則小雅亦正雅。何以反衰。故此穆夷以上者。皆是也。更改移易。斷無可疑者。風亦有之。如何彼穠矣之類。明爲王姬下嫁齊侯之詩是也。姑存以待識者。

聞雅二

雅、大小諸篇。據序、正雅、及后稷。及公劉。及太王。及王季。及文王。及武王。及成王。及宣王。凡其上世之賢君。無有不及。變雅止及幽厲。而不及他王。自厲王以上。有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其詩無可復

見。至幽厲之無干涉者。則以爲思古。思古不思文王。而專思武王。不思康王而專思成王。皆不可曉。恐其間或臣或民、或男或女者。不專二人當之。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然既爲此學。當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不可承流言爲實說。使爲惡而苟免者何幸。非已而妄受者何冤。且如無將大車悔將小人小明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爲君之罪而不以幽王爲刺。何也。采菽婦人怨曠。瓠葉士大夫饗餼微薄。何預于人君。而乃以幽王爲刺何也。且如漸漸之石以征役久病而作。苕之華以師旅並起而作。何草不黃。亦以用兵不息而作。而前後兩詩。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一稱昊天。一稱旻天。獨以旻爲閔。小旻又不以爲閔。何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皆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爲刺幽王。四詩爲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

聞雅三

漢晉以下有迎享送神曲。皆用諸大神。後世亦施諸小神。今攷楚茨。自楚楚者茨。一章。濟濟蹌蹌。一章。迎神也。執爨踖踖一章。我孔熯矣一章。享神也。禮儀既備一章。樂具八奏一章。送神也。又有夕牲引牲歌夕牲。視牲也。引牲陳牲也。今攷信南山。恐是此歌。甫田大田。皆是饗神之曲。後世有藉田迎享送神歌。大社及先農迎享送神歌。必有自來。或曰頌告神之詩。雅非告神之詩。特詠事之詩也。自梁定國樂。並以雅爲稱。衆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奏皇雅。太子出入奏徹雅。王公出入奏賓雅。上壽酒奏介雅。

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牲雅、降神及迎送、奏誠雅、皇帝領福酒、奏獻雅、燎埋、奏禋雅。今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略見而楚茨爲詳。後世有飲福徹俎。今楚茨末章亦具所謂禮儀既備也。

聞雅四

古曲不傳于後世。而三國六朝之間。尚或有之。漢有殿中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四曲。皆取鹿鳴而魏曲又增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惟鹿鳴獨存。後又改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後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後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復用鹿鳴聲。不用伐檀聲也。且以四詩推之。則其存尚見于此。今觀於赫與鹿鳴、繁簡長短不同。不知何由用其聲。世傳桑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以爲此吳音也。別製一闋與虞美人曲迥絕。而草亦動。恐或有之。自晉宋以來。食舉謂之四廂歌。此鹿鳴所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古列位。左右前後分置。所謂輔弼疑丞是也。自後謂之四廂。食舉猶存其名。後又謂之東西廂歌。漸廢四廂之制。而至今軍職猶存四廂之名。然皆虛稱也。大率古朝禮與軍禮相埒。軍禮左右前後而尊者處中。朝禮亦然。今軍職則故軍儀亦故朝儀也。其他未易可推。惟食舉以鹿鳴之辭。又以魏音之號。略見古燕饗之禮也。

周小雅

鹿鳴二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當是園囿之間與臣之高尊者燕樂卽所見起與嘉賓非凡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章獨不及樂蓋與導言通情所謂德音也前後皆禮飲其中蓋從容款曲酬酢凡庭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交則庭樂當息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聞音曰行戶郎切傚古交切集韻效傚効通作爻又爻子謂放效也作交兩音皆可用吳氏不必專用交大率吳氏不定從一謂去古旣遠苟叶則皆可也湛持林切

總聞曰鄭氏示作寘蓋以卷耳寘彼周行易之視古示字也古無示字示作𠘨不從目者使人觀也從目者自我觀也皆有所示也賓之與我相好使列位觀之賓之德音甚明視下民觀之皆民見而不敢爲偸君子見而欲有所似也此臣必國之所推衆之所服故人君表出以風厲也少年試武昌遇鄉人賓姓忘名曰勉旃俟中選當歌鹿鳴送女趣使先歌卽取簫吹之其聲舒緩全無高急音呦呦作兩聲甚久下或一字或兩字或三字一轉未必有四字者其人少知書喜音律遭亂從軍後莫知所在惜是時年方十六歲未知好古不究所以今併載于此

四牡五章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懷歸詩多有此辭悲情之中有愿意臣子之義兼全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不遑啓處詩亦多有此辭與豈不懷歸同情二句合在一章尤動人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包杞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包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母、滿罪切、諗、式荏切、旁紐作氏任切、叶駸

聞物曰鵻、鴣鳩也、南人呼爲鴣鵻行役當在春時

總聞曰古者重于以身臣人身非我有也雖父母不得養之載驟駸駸亟欲畢王事也將母來諗以養母告欲君休官歸家也父、男子、猶能自力、母、婦人、必待人而後養故人子尤所動心將父者一而將母者再也古風至西漢猶存官吏以府寺爲舍十日一休沐以所居之官爲家而其家卽相判也不獨行役雖居官守亦與其家成疏故詩多有父子及夫婦相懷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皆有靡及之心則爲使者惟恐不及。可見上忠勤則下奮勵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徧也。不必以爲忠信。左氏亦未嘗言忠信。止曰必咨于周。而毛氏以忠信爲周。杜氏從之。其言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不審左氏在何代。是時已有此學。至漢儒益盛。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純。過于秦以下。肆而駁。氣象皆古。而有純駁也。惟左氏似裕。而有蹙迫之氣。似純而有雕鐫之迹。非周以上之文也。似肆而有謹嚴之法。似駁而有娟美之風。非秦以下之文也。恐是生于戰國之時也。而不染戰國之習。強爲力以變俗者也。左氏、其知其非左丘明。孔門弟子之文。論語可見。因載于此。故以大序爲子夏。孔門亦不如此。殆西漢以下東漢以前。其駁又甚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聞音曰諏、子須切。絲、新齋切。謀、謨柑切。度、待洛切。
聞事曰左氏、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氏、肆夏、文王、鹿鳴、俱稱

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也呂氏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氏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杜氏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下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此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良是不知繁遏渠云何王夏爲首而不及蓋避之也杜氏又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良是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良是文王大雅之首鹿鳴小雅之首也舉其首以次至三也古者酒有三獻或五獻每一獻三樂此用三獻故舉三樂凡九樂但序者不細察以鹿鳴爲燕嘉賓以四牡爲勞使臣以皇皇者華爲遣使臣皆祖此而又失之文王既曰兩君相見之樂文王之序何不曰兩君相見也特燕禮之間舉其詩之輕重爲其禮之隆殺非某詩必爲某事也不獨此工歌而已他賦者亦然隨時取意隨意取詩以此知序者之過也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荂則嗤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荂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爲詠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侑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亦有雖大樂而有別名呂氏所謂執競一曰繁遏思文一名渠別名當是人間所可用者也

常棣八章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如本字、鄂、蕚也。蕚無光采。花有光采。然蕚承花。花之光采。皆從蕚而生。花落則蕚結爲子。此花之本也。當是春時見此花。感同氣也。兄弟國家之本。凡爲上之光采。因同氣而生。因他氣而成也。所謂莫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天下莫可畏于死喪。莫可愛于兄弟。言愛畏之極如此。原隰之間。鳥獸之羣。尙兄弟相求。故下及脊令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首低尾昂。首尾相應也。亦當是有見興感。兄弟急難相應。當如此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朋友常有相愛之意。其善者。不過長嘆其氣。盛者亦終不肯犯難施力也。集韻、戎、通作拔。爾雅、相也。博雅、推也。言無所施力也。務戎不相叶。因左氏以務爲侮。故說者競起。左氏必已經改。蓋附會緜禦侮爲辭。故劉氏從之。又以戎爲戍相叶。吳氏以務戎皆改詩之所存蔑矣。遂轉務音蒙。集韻、霧、霧、霿皆有蒙音。此說最佳。雖字無雨。亦通用通呼。然似不必詩之取叶。至不一且以此二章言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四句三叶。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就句取叶。禦務是也。蓋其歌曲。必禦字務字兩斷。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作篷音。今北人多作此呼。于歌曲雖不知其的。于諷詠亦自有徵音。其他取叶隨詩可見。今略載于此。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危急之時。最倚兄弟爲切。安平之際。乃資朋友爲多。何者。彼各有門戶。親族難仗。其捐軀而救難也。（案軀當作軀。）故以危難責友生。而以身許相知者皆非正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孺、屬也。和樂之情則均。而尊卑之屬則別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雖如琴瑟之協。而兄弟亦如和樂之耽。則家道全美也。妻子協而兄弟睽。豈得爲樂也。必兄弟無他。而妻子乃安。蓋妻子不患不協。而易睽者兄弟也。下文可見。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凡人必思之深。謀之盡。乃見實理。見則信心生也。

閒音曰。弟。待禮切。懷。胡隈切。難。泥沿切。嘆。他涓切。生、桑經切。禮、生生亦作惺惺。賈氏、先生。先醒也。後生、後醒也。湛、持林切。末以乎字叶。孔氏說詩。大體依韻。亦有卽將助語以當韻之體。如此詩之類是也。

閒字曰。集韻。侮務通用。傷也。慢也。左氏作侮可從。然丁氏似附會。務侮恐難通。

閒句曰。或說常棣之華鄂止句。言花鄂皆不韡韡也。蓋以不爾爲眞爾。亦有所疑。王氏、不韡韡。言韡韡也。故因疑而析句五字三字。苟于古有疑。而不敢強立說。特就其中求合。亦不害好古也。

總聞曰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恚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左氏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毛氏槩言召公杜氏以爲虎也其詩則厲王之時則諸詩未必皆作于成周之盛時也魚麗之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不無所礙故孔氏以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爲周公所作也陸氏鴟鴞爲詩常棣作詩變爲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鴟鴞其事在常棣又略左氏召穆公直以爲周公其欲附合于序如此今以鴟鴞攷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召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朴氏厲王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作此周公之樂歌厲而至宣宣而至幽幽而至平平王始遷東都豈有百餘年之前糾合宗族會聚東都召穆公賢者必不無君無國如此故凡左氏所載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

伐木三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出谷遷木毛氏以爲君子雖遷高位不可忘其朋友此意甚善鄭氏又求其尚在深谷者此意尤善用鳥意推人情古風可見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不來者。得非我弗相顧。我且有咎。何爲不來。責躬引愆。必欲要致其來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民之失德則以乾餱。吾儕雖小。不滿意不必介念。俗謂幸見恕、且盡歡也。有酒則飲。無酒則酤。不可虛度也。有鼓有舞。隨所有取樂。及我職事有暇。共飲此酒。乃所願。

聞音曰。丁、陟耕切。羋、直呂切。父、扶雨切。顧、果五切。埽、蘇后切。篚、已九切。舅、巨有切。咎、巨九切。阪、孚夔切。踐、在演切。愆、以淺切。酤、候古切。暇、後五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三章。皆以伐木爲首辭。

聞物曰。嚶、音纓。柔細也。毛氏、鶯懼。鄭氏、相切。直皆恐非。大率鄭氏附合求友。舊說嚶音鶯。以爲鶯相承。出谷求友。爲鶯之事。如此誤衍甚多。

聞事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毛氏因諸父諸舅之辭。遂以爲天子。其初意甚正。其後意稍違。今定從初意。

聞人曰。諸父、父黨。諸舅、母黨。兄弟亦母黨。玩辭諦意皆異姓。與常棣同姓不同也。

總聞曰。鄭氏、伐木謂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今有酒而醽之。本其故

總此意甚嘉但不當以爲王者識者更詳

天保六章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總言先世諸公諸王鄭氏箋傳神辭士下稱人以先字貫于中如小旻上下稱事以否字貫于中其語法正同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他神也先世之神已竟則他位之神次至弔至也詒遺也當是祝傳神辭先世有尸他神無尸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閒音曰除治慮切享虛良切福筆力切禮福者備也備旁紐作逼古文福字多叶直極等字至唐猶然古者不獨以福字作逼字音亦以福作逼字用賈氏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氏福古逼字自後福作祐意不作逼然逼音猶在也

總聞曰此詩第一、第二章道天情至再第三章天隱而不可憑則以物之大者喻之第四第五章道神情至再第六章神亦隱而不可憑則又以物之極大者喻之前七爾後四爾皆天神下辭達其君也前五如後六如皆天神指物喻其君也大率皆藉天神爲辭

采薇六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當是將佐述離家還家之狀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不言者來歸也所以下言昔我往今我來之期適滿期年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常卽常棣也止是指物記時如前章采薇非專喻將帥車馬服飾也詩屢稱常棣之華似皆有所見也大率詩人因物起興非接于所見興無由生此再指初發之時也秦子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亦因詩人棣花爲辭不必泥也當是周道春時多此物故引之一月三捷言屢勝也不必言一侵一伐一戰爲三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以象牙飾弓袋。以鯊魚皮飾矢服。今軍中猶有此制。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既以薇苗薇稚薇壯。計歲月。又以棣華計時候。末章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前章皆相應。指期甚明也。

聞音曰作。卽各切。亦總古切。莫、武博切。亦、莫故切。皆通作總。古、莫故尤顯。渴、巨列切。疚、訖力切。來、六直切。華、方無切。服、蒲北切。戒、訖力切。哀、於希切。

聞事曰爾雅陽爲十月。郭氏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恐是十一月陽生之候。初章言歲莫。此是豫言來歸之期。後章亦然。不應十月已歲莫。今月令皆是周制。其言歲時蚤晚。悉用夏正。

總聞曰禮。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其後號曰短簫鐃歌。又其後號曰鼓吹。亦謂之鐃歌。鼓吹舊有艾如張。遠如則之屬。其後不可勝紀。采薇。出車。六月。吉日。恐是此曲。

出車六章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此行天子使之來也。其詩皆以王命爲辭。此亦是將佐敍離家還家之狀。與采薇同。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于牧地調民卒也。言旐言旟。旟、州里所建。旐、縣鄙所建。止是集衆。二章皆曰僕夫。亦是偏裨之

屬故使令稱僕夫也下章既言南仲遂稱旂旐旂諸侯所建其容乃盛非前章比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南仲文王之屬也林氏南得氏宣王之時恐非此南氏之仲子與宣王之南仲同姓且同次也今同姓同次而不同時有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左氏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氏逸詩句法與此相類極可玩味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謂南仲也當是將佐之在別部而來軍前者故有未見既見之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聞音曰牧莫狄切來六直切載節力切彭鋪郎切華方無切降乎攻切喈居奚切

聞事曰此行在北無戰止是往戍故言城在西有戰故言伐言執言獲

聞跡曰毛氏朔言北方也襄除也今定襄屬幷州朔方亦屬幷州朔方固是北方但襄除無謂

總聞曰前四章自西都往北方也夏往而冬歸故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後四章自北方歸西都又往西方春至西都故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見而又行也春歸西都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

獮玁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去來不逾春也一歲所成併西北方之事結之

杕杜五章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其去言杕杜與薇作同時此當是師徒之室家所敍與采薇出車同期而其人則異也其歸亦與薇剛歲陽同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前詩皆以深冬而歸此詩獨至次春而此同歸差後必有故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方苗而歸不遠與卉木之萋相應登北山采杞者征夫在北蓋有望且欲迎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當是以病不載則不來故後期望夫固懷憂此又爲多蓋比同歸後期爾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卜也筮也合以爲近果近不踰春也古者人神相孚卜筮可信如此

聞音曰母滿罪切幝尺善切痯古轉切來六直切疚訖力切偕舉里切近渠紀切

聞字曰繼嗣我日積日爲月而至于陽此句法甚健

總聞曰。不必言同歌同時。異歌異曰。且引賜君子小人不同曰尋詩無見大率行者居者各以情見辭。非歌以遣行。勞還勤歸也。後用此不可知。非以此詩爲朝廷待軍旅之禮也。

魚麗四章

魚麗于罶。魚鱨鰋。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魚魴鱧。君子有酒。旨且旨。

魚麗于罶。魚鰕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聞音曰。鰋、蘇何切。有羽軌切。嘉、居何切。偕、舉里切。時、上紙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文勢恐然。

聞字曰。麗、著也。讀如本字。

聞用曰。後有魚麗陣。前、後、左、右、中、五陣。每一陣具五陣。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大略如此。相水道錯綜橫布之。嘗使試之于地。頗類陣形。

總聞曰。陸氏、鱨鰋之形長魴之形方。鱧之形圓。鰕之形偃。鯉之形俯。以著萬物盛多。不必如此。大率西北人重魚。東南人重獸。各以少爲貴也。

南陔。

白華．關．關．關．關

華黍．關．關．關．關

詩總聞卷十

南有嘉魚四章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江漢之間有魚爲嘉魚出漢中汚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其狀比常魚稍異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陸氏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尋詩皆舉行自得之貌不必造意衎情如此。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雖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甘瓠甜瓠也雖鶉鳩也皆美堪侑酒。

聞音曰罩胡角切魚罔幹水聲也非籠汕所諫切魚乘上水貌也非樔二者皆取魚水之聲貌未必器也毛氏罩籠也猶可汕樔也無謂雖朱惟切來里之切雖與來叶酒與又叶吳氏不必以六直伊昔作切蓋有隔句而叶者如纍綏是也隨句爲叶者如雖來酒又是也詩如此亦多。

總聞曰與鹿鳴嘉賓同西北以鹿爲重其饌有熱落河刺血入酒卮珍恐是鹿鳴亦然魚雖之屬皆燕

賓侑酒者也。併載于此。

南山有臺五章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春夏之交。草木繁茂。詩人觸景生情。大率占國占家。皆當以氣象觀之。而其氣象。古人多卽草木而觀。旱麓皇矣之類是也。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壽豈有窮也。所以可樂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楩。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其遐、不止眉壽黃耆而已。言無窮也。

聞音曰。吳氏、臺、田飴切。萊、陵之切。與基期相叶。耆、果羽切。後、下五切。與枸楩相叶。如此。則五章皆叶。豈不于古有益。但去古已遠。苟可叶卽當已。故臺萊耆後如今音。一章作兩叶。臺萊一叶。基期一叶。枸楩一叶。耆後一叶。詩此類亦多。毋滿補切。栲、去九切。

總聞曰。草木、固有宜山陽者。有宜山陰者。此詩南北則不爲此。南山、山之在南者也。北山、山之在北者也。此言大封域也。其南山北山。各自有陰陽也。

由庚。闕。
崇丘。闕。
由儀。闕。

總聞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何也。然序者以題推義。亦有不可曉者。南陔、南者、夏也。養也。陔者、戒也。遂以爲孝子之戒養。白華、白者、潔也。華者、采也。遂以爲孝子之潔白。華黍則以時和歲豐。宜黍稷。言之蓋不時和歲豐。則黍無華也。前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由庚者、道也。遂以爲萬物有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爲萬物極高大。儀者、宜也。遂以爲萬物得宜。後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皆漢儒之學也。前三篇、鄉飲酒、燕禮用之。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後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之。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概觀之。又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鹿鳴存而新宮亡。大率歌者、有辭有調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未幾止存三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魚麗之序。既

以治內外成功告神結之不應再出三詩當是見禮工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三詩不可雜于前三詩故于後繫之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之序方樂與賢樂得賢澤及四海燕諸侯錫有功不應以物雜于其間當是見禮工笙皆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以三詩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如新宮之類是也

蓼蕭四章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當是諸侯見王者燕飲至夜分露零見于蕭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指君也龍身有光耀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聞音曰寫舍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今北人猶有此音爽、師莊切泥、乃禮切弟、待禮切豈、去幾切

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此詩止于露盛禮飲也次詩至于

露晞、情飲也。

湛露四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飲酒。不醉無歸。

露匪陽不晞、飲、非醉不歸。言各以曉爲止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宗伯則校其中禮與否。宗伯掌禮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君通情、務盡醉。臣守官、務遵禮。所以雖夜飲而不失令德令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有露。而草已無露。將欲曉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不見露而但見桐椅。又其實可辨。已全曉也。

聞物曰陸氏、杞、棘、剛木。況德。桐椅、柔木。況儀。杞、枸杞也。甚柔。桐、梧桐也。甚剛。桐堪宜琴材。不必如此取況。但覩物起興也。

總聞曰。草豐桐實。當是春夏之時。又露三月始成。清明節是八月始變白露節。是此詩以露爲辭。其爲春夏審也。

彤弓三章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聞音曰。貺、虛王切。饗、虛良切。載、子例切。右、于貴切。櫜、居號切。好、呼報切。醻、大到切。

聞用曰。舊說、彤弓不用。遇征伐、載以前行。盧弓、則用。遇征伐得用乘矢。

總聞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詩當是太公。或是其倫。然當時越于太公者亦無。恐卽是太公也。平王錫晉文彤弓一彤矢百。桓王用平禮。其數相同。惟盧弓矢千。比平數大增。其他平無命服。無虎賁。桓有之。平有乘馬。桓無之。大率亦出人君臨時錫命。

菁菁者莪四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是諸侯朝王者。經歷中阿、中沚、中陵。菁莪其所見者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已上皆經歷平陵之壤。故言莪。莪多生澤鹵沮洳之地。初生甚美可食。當是緣塗遇春所茹者也。末章

不言我而言舟舍陵而水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當是乘航經歷洛渭之水魚沈或浮皆其見者也毛氏楊舟載沈亦沈舟豈可沈鄭氏知其不可以爲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諸侯航河來朝詩人覩景生興曷以載爲事也以載爲事又奚足言而詩人以爲樂爲喜而且休也

總聞曰諸侯喜見王者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大率主明時泰與主暗時否山川草木皆一等而人情物態自兩種尋詩可見也。

六月四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盛夏出師恐人有辭故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言所以然也。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兩章皆言王于出征王于此送行也三十里。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館本案是書分此玁狁匪茹下缺頁其分章不可攷今仍依注疏本補錄三章于後詩爲四章而原本

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烝衎炮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閒章曰．舊六章．今爲四章．

閒事曰．易林、玁狁非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襄及夷王．此則自夷王．玁狁始盛．玁狁在北．周都在西．而侵逼畿甸如此．當是玁狁有北兼西始自夷王．不然則是與西合從．尋詩初甚危急．後乃少安．初非全勝也．經世、甲戌、北伐玁狁．庚午、犬戎殺幽王驪山之下．計五十七年．司馬氏．西夷犬戎同攻．是則西北合從也．自文武之時已見于采薇．至宣王之時又見于六月．其勢轉盛于前日．所謂孔熾也．反覆推之．文武之後．大盛于夷王．愈于宣王．宣王暫安而不能久．固其末終不可救于幽王也．

閒人曰．張仲、重臣望士．不應于詩無見．此尹吉甫張仲相友如此．烝民、尹吉甫又爲仲山甫作誦．如此．其情非他人可比也．張仲恐是仲山甫．遍攷姓（館本案．此下原本缺．）

薄言采芑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一乘車七十五人．三千計二十二萬五千．亦可謂用大衆也．不必盡周地．當有侯國．或調南方近蠻荆

者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止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止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止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爲帥.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爲帥.併玁狁蠻荊之功.結之于此詩也.此詩與采薇出車同體.西戎玁狁併結之也.

鴥音曰.畝、滿詖切.服.補北切.革、訖力切.衡、戶郎切.珩、戶郎切.淵.于巾切.闐、池鄰切.老.魯吼切.焞、吐雷切.

聞句曰.第一章.三句一節.六句一叶.二章.三章.四章.同.舊.末章、作二句一節.以讎叶猶.不知下如何叶.亦與此詩大體相差.今改正.

聞跡曰.六月侵鎬及方.鄭氏皆北方地名也.鎬、是周都.無緣與方.皆爲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詳.在北亦未可知.焦穫涇陽.皆在密邇.方何由獨遠.恐是方叔封邑.因以爲姓.

聞人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又當是年爵皆尊

于其徒也。

總聞曰。蠻事比玁狁差緩。玁狁侵雍都。蠻不過荊土而已。弗離其巢穴也。故王師起夏。向北待秋。

車攻八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曰。好、許厚切。草、此苟切。佽、子利切。柴、疾智切。說文引此詩、助我舉擠、積也。或作柴、其他擠、或奇寄切。平義切。柴、或士邁切。惟疾智引詩。今從、與佽相叶。此蓋首尾叶也。駕、集韻亦在家部。居牙切。馳、集韻、亦在馳部。唐何切。破、亦當在坡部。蒲禾切。說文、疲、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皮當作蒲禾。左氏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又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破則坡音。不惟旁紐當然。古音亦爾。古加禾兩韻多通用。

如明唐兩韻亦通用吳氏女曰雞鳴加居禾切曲氏神靈篇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孰哉後加張氏擊鏞鼎食連騎相過東京諸侯壯何能加若爾則駕讀作訛馳讀作駾破讀作叶蓋首中尾皆相叶也吳氏曹氏望祭四嶽燎對泰柴肆于南郊宗祀上帝誄當用柴詩當用掣許氏既掣或作柴不必專從一字也集韻猗相附著也於寄切正引此詩破敗也披義切不引此詩恐似有意故不引實引也吳氏又以集韻猗柔也倚可切正叶破字諸叶皆可用亦不必專從一叶也但調同未省同字或以賓之初筵射夫既同經改亦未可知果舊是同字則柴字容或有轉集韻掣舉兩手取曰掣渠容切蓋謂助舉矢也若鄭氏助舉積禽自是卑使之役何關士夫之事但世態少公多私動以夏五郭公阻之夏五之下必是月字郭公必是亡字安知非此文在孔子之後而必以爲此文在孔子之前孔子存之蓋有徇意過當者故此曹亦徇意矯之而不知其下原本缺館本案此

吉日四章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太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前三日爲戊辰則戊者蓋戊辰也既禱三日舉事凡天子所在曰行在所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即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酌醴、親戎不可飲。厚至醉也。校獵、小以兔爲勝。大以虎爲勝。言捷莫如兔。猛莫如虎。得此則畢事。上爵皆無。則禮不成。今西北之風猶然。既獲大兕則可以成燕禮也。兕大于虎。而不甚猛于虎。亦虎亞也。故朋稱曰虎兕。

聞音曰。戊、莫後切。禱、當口切。好、許厚切。阜、符有切。馬、滿補切。有、羽軌切。俟、于紀切。友、羽軌切。有、羽軌切。聞字曰。爾雅、三爲羣。二爲友。此亦字義。羣皆三晝。友從兩又。此法從古有之。近世字學亦未爲過也。而多諱及之。

聞訓曰。立訓不免隨語異意。或有不必異者。所不可曉。被之祁祁。訓遲。與舒雨祁祁同。被亦可用多意。雨亦可用遲意。大意來假祁祁訓多。與采蘩祁祁同。假亦可用大意。蘩亦可用遲意。此其祁訓大獸亦可用多意。今定從多語勢可見也。

總聞曰。戊不言辰。蓋以戊協禱也。次言庚午。則前爲戊辰可見。文體自有古意。如前詩每章言方叔涖止。方叔率止。至三章四章。增一顯允方叔。而易一涖止爲元老。參差之中。整肅默寓。此所以古意鬱然也。